

抒怀

烟雨清明寄深情

□ 王军

清明时节,天空常笼着一层淡淡的阴翳,偶有细雨淅淅沥沥,如烟似雾,轻落在发梢肩头,不寒不冷,能让浮躁的心,慢慢静下来,静到可闻自身心跳,也可听见心底深藏已久的牵挂,在烟雨中轻轻回响。

我的老家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,小时候的清明,没有复杂的仪式,却有三件事,岁岁必行,一件不落。

第一件,是穿戴整齐,系好红领巾,跟着老师排队去祭拜红军烈士。出发前,我们总在路边采一束野花攥在手心。站在墓碑前,挺直脊背,郑重敬上少先队礼,听老师讲烈士的英雄事迹。那时年纪尚小,不懂家国大义,可一举一动都满心虔诚,那份崇敬发自心底,纯粹又真切。

第二件,是跟着父母去给我从未见过面的爷爷奶奶上坟。从家里到坟地,要走一个多小时的田埂路。一路上,父亲一句话不说,母亲挽着我的手,絮絮叨叨地讲爷爷奶奶过去的事。到了坟前,我们拔掉坟上的杂草,添上新土,跪下磕头。磕头时,我总看见父亲偷偷抹眼泪。那时我还小,不懂失去父母的滋味,可看着他们泛红的眼眶,心里也跟着酸酸的。

第三件,是挎着小竹篮,跟着小伙伴去田里挖荠菜、择蒿子。田埂间、麦田边的荠菜和蒿子一丛一丛,翠绿的叶子上挂着晶莹的雨珠。挖荠菜、择蒿子时,鞋上肯定会沾满泥,衣服也会搞得脏兮兮,可那时根本不在乎。因为晚上回家就能吃上荠

菜饺子、蒿子粑粑,咬一口,鲜嫩爽口,满屋清香。那是春天的味道,也是童年最难忘的味道。

后来我参了军,走了很多地方,最后成了家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可心底的牵挂,从未减少。再逢清明,想起家里渐渐老去的亲人,想起小时候在家的日子,还有部队里一起吃苦的老战友,好多人,都慢慢留在了过去,再也见不到了。

烟雨清明,最是寄情,亦是一场与过往的温柔重逢。在绵绵雨丝里回望岁月长路,于心底与至亲故人相见,诉尽经年牵挂;回望年少赤诚的自己,让初心依旧。

清明烟雨落,思念声声长。岁岁清明,年年寄情,念念不忘,心自安然。

忆情

奶奶喜欢给姑姑打电话。有时一天能打十几个,找出种种理由让姑姑去看她。

姑姑接通后总是不耐烦:“我的老娘,你又有啥事?我一天到晚忙得昏头转向。”奶奶便在电话那头沉默下来,只“哦”了一声,轻轻挂断。

后来奶奶很少打电话了,特别是生病以后。她每天望着床头的手机,伸出手去摸了摸,又缩了回来。

终于有一天,奶奶忍不住又拨通了姑姑的电话:“我头发脏了,给我洗个头吧。”

“我正在地里拾棉花呢,这眼看着就要下雨了。”姑姑的声音急急的,手机里传来呼呼的风声:“我下午给你洗。”

奶奶没再说什么,挂了电话。

那天中午,电闪雷鸣,暴雨倾盆。姑姑在地里急急忙忙地拾棉花,就在这时,电话响了。

姑姑接起来,便瘫倒在了棉花堆上。

奶奶走了。

从此,姑姑变得像祥林嫂一样,不停地念叨:“我为什么要拾那地里的棉花?棉花湿了又能怎么样呢?我母亲,是顶着一头脏发去世的啊。”

姑姑说这话时,眼眶湿湿的,她仿佛看到躺在病床上的奶奶,举着那个被匆匆挂断的电话,无力又无助。

不出半年,无尽的后悔与酸楚,染白了姑姑的黑发。她固执地,一遍遍拨打奶奶的电话,就像当年,奶奶一遍遍拨打她的电话。

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,不是生与死,而是母亲在电话那头等待时,女儿在这头忙。等终于有时间回头看了,电话那头,却再也无人接听了。

最后
一个
电话
湖南省作协会员 熊燕

随笔

久未放晴的天空,终于拨云见日。我坐在书桌前,忽然想出门走走。可院子里早已不见儿时伙伴的身影,巷口那家音像店,也变成了一处冷清的自助服务厅。最让我唏嘘的,还是门口那家杂货店。这家老店,似乎在我出生前就已在此驻守。我对它最初的印象,定格在孩童时期——每每向妈妈讨得五毛零花钱,便立刻奔向这里,买上几颗甜甜的糖果。

20世纪90年代,没有网购,更没有外卖,我对新奇零食的所有向往,都来自那家小小的杂货店。店主姓向,我唤她向阿姨。她有着乌黑的秀发,脸小小的,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,一派温和善的模样。

每周五晚,是院里孩子们最欢乐的聚会时光。玩累了,我们便结伴涌向向阿姨的小店。你一口我一口地分着吃零食,那滋味格外香甜。

每逢放寒假,向阿姨的店铺总会紧闭。而我总不死心,在店门前不停转悠,盼着那扇门早点打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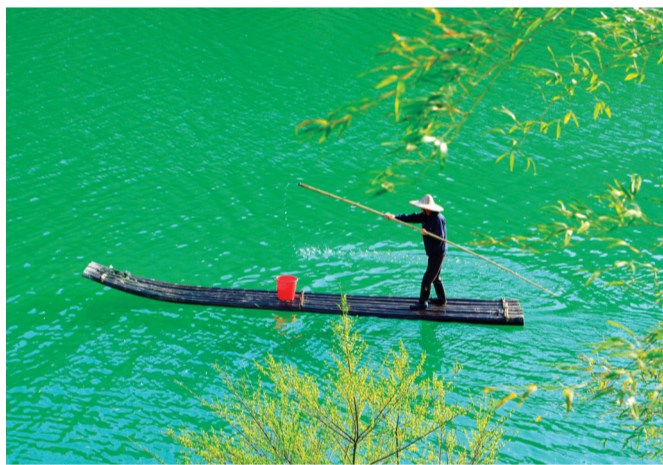
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,妈妈带我外出游玩,但有一种牵挂总萦绕心头——我很想念那间杂货店,也很想念向阿姨。好不容易盼到归家,却发现那几根熟悉的深绿色木板,依旧冷冷地横在门前。

后来我才得知,向阿姨把店关了。说是老人病倒,她只能回老家照顾老人和孩子。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再开一间杂货店?我偶尔会惋惜,还没能好好跟她道一声再见,她就带着那家小店,悄然消失在小巷尽头。

或许成长就是这样,那些我们以为会永远驻守的风景,常常在不经意间随风而逝。但幸好,向阿姨赠予我的点滴暖意,早已在心底扎根。那些细碎的温柔,不会随岁月消散,如同微光,长驻心头。

湖南省工业贸易学校 张雨萱
旧店微光

泛舟



印象

李海波/摄

感悟

生命是一树花开

岳阳市岳阳楼区五里中学 易丽霞

如果细数生命中难忘的景象,那树梨花绝对可以记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前段时间,朋友邀我去看樱花。但那时的樱花并不是开得最艳丽的时候,还有部分花苞没有开放,带着些许遗憾离开樱花园后,我们在山脚下发现了一棵开着白花的树。

它立在峭壁边,目测有八九米高。周围是裸露的黄土和石壁,它似孤独的勇士般傲立在自己的阵地上。成千上万的白色花朵缀满枝头,如云似雪。

走近细看,原来是一棵梨树。一朵朵、一束束的梨花,全都张开笑脸,灵动娇羞。蜜蜂和蝴蝶在花间流连,春风拂

过,梨花漫舞,在黄土地上撒落点点芬芳。

我没领略过千树万树梨花开的风姿,但这一树梨花已足够让我心动。每一朵花都在风雨中历练,在孤独中沉淀,于寂寞里开出盛世的花来。

我站在树下,痴痴仰望,巨大的喜悦与感动溢满心间。

我想起林清玄笔下的百合花。长在偏僻山谷断崖边的小百合,与生长环境抗争,忍受野草的嘲讽和蜂蝶的鄙夷,终于开花,成为断崖上最绚丽的风景。原来,再弱小的生命,只要眼里有光,心中有梦,在苦难与寂寞里也能开出璀璨的花来。正如冰心先生所说:成功的花,人们只惊羨

她现时的明艳!然而当初她的芽儿,浸透了奋斗的泪泉。

人如花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征途里跋涉,会经历风雨,遭遇寒冬,但若保持初心,向阳而生,生命也会如花般绽放光彩。我敬仰的苏东坡,一生多次被贬,却有着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豁达。不管是被贬黄州、惠州还是儋州,他抱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的信念,既为民办事,又在诗词书画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即便世界以痛吻我,也要报之以歌;哪怕身处荒凉,也坚守内心的繁华。也许平凡渺小,也要追光而行,像一树花开在自己的世界里,也开在天地间。